



##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的編纂始末及出版經過

張曼濤

在我未正式提到編纂本書情形及出版經過之前，讓我先敘述一段與此有關的因緣，作為報告編纂始末及出版經過的引子。同時也可說，是編者本人何以要編纂這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的促動序幕。

現在就讓我打從四年前說起：

民國六十四年（一九七五）七月，我從東京回到台北，一天去看道安法師，正在談話間，一位編輯「台灣寺刹」的朱蔣元先生亦來看道老，稍微寒暄幾句，朱氏便開口說：「張先生，你來得正好，正有件事要跟你談一談。」他便將星雲法師建議他編一套佛教經典選集，每冊不超過一百五十頁，加新式標點符號，供大專青年研讀，並說，如果要編的話，佛光山可以首先預訂五百套。同時建議他，要編這套書的話，主編人特別重要，以他（指星雲法師）的看法，有三個人最適宜，這三個人是：張曼濤、聖嚴、藍吉富。而這三人中又以張曼濤的經驗比較豐富。他說：如果你找到了張曼濤來負責主編，那就最理想了。朱氏於是便說：「這大概沒有問題，我去找我師父——道安法師來邀請張曼濤，他可能會答允的。」他把這個開場白說完後，便朝我說：「張教授，我已經跟師父說過，他老很贊成這件事，也極盼望你回國來主持這件事。」道老在旁點頭，表示他的確有此意思，也已經事先談過這件事了。我想了想，也就肯定地回答說：「主編這套書，我是可以答允的，不過，要編，我就希望編得更好一點，不祇是大眾化，也要學術化，所謂學術化，那就是除了標點符號外，每本書的前面，都加一篇導論，說明這本經的內容和價值，比方金剛經，它在中國佛教史上，特別受到歡迎，宋以後就有幾十

家註釋，為什麼會這樣受到歡迎，它在中國佛教發展史上佔有什麼地位，我們都要在導論裏，一一敘述出來。這樣，看書的人，一看完這篇導論，就對這本經已經有了一個概括的認識。然後再讀經文，比較容易把握經的內容了。遇有名相處，再加註釋，使初讀佛經的人，也能迎刃而解。在每冊經的最後，列上現在世界上有那些人研究這本經，著作名稱，這樣不祇是可以告訴讀者，了解這本經的內容，還可以作進一步的研究參考。那就做到了既大眾化又學術化了。要做，我就希望這樣做。」這一說，道老立刻表示首肯，我又表示說，書的頁數不能限定一百五十頁，那不像一本有份量的經選經註，原則上希望以三百頁左右為一冊，共出五百冊為一套。道老也表示贊成，朱蔣元先生則高興的說：「好，那我馬上就把你這個意見轉告星雲法師，他今天下午就會來中國佛教會開會。明天，我們就可以作個決定。」

第二天，我們又碰面了，朱氏說，星雲法師要我去他的普門精舍談一談，三個人就在普門精舍再談，然後他們提出來，要我先作出一個編選五百冊書目的目錄，並謂在目錄編好後再作出的決定。編選目錄的費用亦要我作個決定，我起初提出要實報實銷，他們說，這樣還是麻煩，要我乾脆作個數目字。最後以十萬元暫作一個決定。就這樣，我就開始著手編選工作。由道安法師撥出中國佛教會二樓兩間房子開工，我僱了三個學生作助手，專事抄寫卡片、整理工作。我以最快的速度，在兩個月內完成了五百本的書目，每冊的字數，一一都紀錄在卡片上，許多書目都選自中央圖書館的善本書，有不少的明清典籍，還不會入藏。我便打算以這些未曾入藏的書為主，先出第一輯，較易引起學術界的重視和注意。

編目工作完成，就決定要按目工作了，工作的方式是：一、

先將善本書影印出來，作標點符號。二、符號完成，則作註釋。三、註釋完成，就撰寫每冊的導論，然後發排。但在這個工作要進行的時候，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一、先需要組織一個出版委員會，亦即出版公司的董事會，要那些人出來投資出版。二我需要一批助理編輯，對佛教和國文都有根底的人，能夠獨立看稿，作標點符號和註釋工作。我的責任是最後定稿和撰寫導論。待出版時，還需要校對工作人員，如是從助理編輯到校對人員，我亦必需作出一個計劃和預算。這個計劃是根據五百本書進度來安排，預定五年完成，每年要完成一百本書，一百本書需要多少人手，一個人一天能看多少字，註釋的時候，一天又能註釋多少，都必須作一估計，才能知道需要多少人手，每個人的工作待遇需要多少，才能總計出來，一個月需要多少薪資，一年又總計多少，五年下來，又總計需要多少。此外工作環境，必需有一獨立的幽靜地點，始能進行這種工作，這時，我一方面到處找適當的地點，一方面進行全盤預算計劃。朱蔣元先生則負責籌組董事會，出版公司的名稱定為「華藏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等到地點找好，人員亦招考一部分進行工作時，董事會本身發生變化了。有人認為我的預算偏高，不同意我的預算，有人又想在董事會作特殊支配行動。我看此情形不對，立刻就宣佈退出此一工作，不再參加。自然，當我宣佈退出來的時候，此一工作也就等如解消。可是我的責任却未能解除，因為在籌組董事會的同時，我已經招考了一批工作人員，他們已經工作兩三個月，如何善後，這該是自己必須處理的問題。經我仔細考慮後，便決定既然退出華藏，何不如自己另起爐灶，單獨另編一套佛教界、學術界更迫切需要的書，這些工作人員亦即可以留下，一切準備工作都是現成的，把它拆散了，另從頭做起，亦是一種浪費，於是就決意另編一套眼前大眾所需要的書，同時亦想到必須對當代歷史有貢獻，對佛教文化有積極意義的東西才可。主意決定後，就去拜訪道安法師，將此意告訴道老，希望他作支持，或者由他作發行人，我則全神負責編輯。經與道安法師一商，他深表同意，並且立即詢問，打算編纂什麼書，我便大約的告訴他說，打算編一套「現代佛教

學術叢刊」，將現代人研究佛學的文字，儘可能的收齊，作一總整理與分類。他立刻就很興奮的說：「那太好了，這無疑是一部現代的佛教歷史文獻，也等如是一部現代式的續本藏經，值得做，應該做。也只有你可以完成，我決定支持你。」有了道老這個答覆，我也就非常滿意的進行了，正好這時，又要去東京，便先在日本搜集若干資料，台北的工作人員不解散，暫交待他們整理影印善本資料，同時申請新的出版公司，名稱就定為「大乘文化出版社」，發行人請求道老負責，經濟亦請他著手籌劃。赴日一個月，搜集了部份在台灣無法找到的資料，便立即趕回台北，開始進行選文與分類的工作。同時和朱蔣元先生結束華藏的一切關係和手續。而此時申請新的出版名義，亦發生一小的阻礙，道老因新聞局對發行人的學歷有新的限制，不欲擔任（所謂新的限制，即規定要大學畢業資格，以前是不受此項限制的。）要在名義上全部承攬，於是又再改由我直接申請，籌措經費的事，則設法向銀行貸款，道老以土地作保，經過兩個月的交涉，最後才決定，以道老的土地作抵押貸款，由內子與友人葛惠新作名義上的保證人，才算正式找到了出版的開辦費。貸款的數目是一百四十萬元，而實際到手的只有八十一萬，我就憑着這八十一萬成立了大乘文化出版社，作為編纂「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的全部基金。可是真正着手編輯的時候，由華藏的結束到大乘文化出版社的成立，中間經過了五個月時間，而這四個月時間並沒有遣散那批助理工作人員，他們的薪資和一般開支仍然需要付出，而這項付出由誰來負責呢？自然是自己一肩承担，故此，當貸款下來之後，付出了十數人的薪資，和各項費用，已經是所剩無幾。這便是我要出版「現代佛教學術叢刊」這部書的前奏引子，假如沒有星雲法師的鼓勵、朱蔣元的編選經集，而朱蔣元君又不來找我的話，也許我還不會下定決心來編纂這套書，換句話說，要沒有「華藏」這個階段，也許我不會想起自己獨立來編纂這一套龐大的叢書。世間的因緣，有時候的確難以想像的，我花了四年多的時間完成了這部叢書，究竟對個人而言是有所得，還是有所失，連自己也無法在短期內作一肯定的回答。現在且讓我說一說，爲

什麼要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難道只是上面所述的這些因素，或一個偶然的動機嗎？不是的，這還有另外一個因緣，促使自己似乎非編不可，這也可說是最直接的因緣，使我才願意放棄其他的工作，整整的犧牲四五年的教書和研究的時間。

## 二

六十四年的三月，我在東京爲了帮一個留學生的忙，有一天去明治大學看島田正郎先生，兩個人一聊天，從天南地北一聊就聊到他對台灣的觀感上來了，他來過台灣很多次，與政界、學界許多聞人都熟悉。因此就像閒話家常一樣，他對台灣指指點點，批評了許多，並且語多中肯，很多都是一針見血之論，其中有一點使我聽後，既難過又無法反駁，但却深記於心的就是：「貴國朝野上下人士都在喊復興中國文化，可是，我去了貴國好多次，就看不出來具體的復興是什麼？」在復興文化的運動中，整理古典，發揮傳統文化精華的一面，應該是很重要的一環，但是在台北的書店裏，我們就看不出有些什麼新整理的東西，或富有價值的著作出來，有的，只是些翻版的古書，翻版的古書也無所謂，有些研究者，也許還需要這些東西。但是翻版的，至少也要作一點校勘的功夫，譬如清版或明版裏有些錯誤，現在既然是復興運動中推出這些東西，起碼也應花點時間，把這些錯誤校正過來，讓學術界感覺到中華民國的文化界、出版界，還很勤奮，不只是僅僅翻版古書賺錢而已。同時，你們又宣傳共產黨是摧毀中國文化，可是共產黨整理出來的廿五史，台灣的出版界，還照樣翻版，這不是有點自我諷刺麼？「我聽了這些話，實在有點替國內的出版界難過，可是島田先生的話，並非惡意，他是以諍友的立場，想向我國表示一點規勸。祇是他這番話找錯了對象，如果他把這些話向他那些在位的朋友談一談，或許還可以產生很大的效果。而對我訴說這些意見，也祇是一種無謂的閒聊而已，我把這點意思告訴他，他却說：「唉，他們恐怕沒有時間聽得進去，也不一定樂意聽這些話，我們唸書人在一起聊聊，雖然對貴國無甚幫助，但也無傷大雅吧。」這話當然也表現了他的世故，他也許是一

時興起，無所謂的跟我聊聊，而在我却覺得實在像挨了一條刺骨的悶鞭，既不能反駁人家，又不能替自己國內作什麼解釋，只能置身事外地笑笑，也表示同意他的指評。但在內心上，却確實爲國內的情景難過。因此，這一點也就牢記在心，覺得自己假如有天要參加出版事業的話，決定不能走爲明眼人所取笑的路子，應該實實在在地爲自己國家的文化種子花點心血。在這原則下，我便想到，出版一套叢書。這類書與中國傳統文化有關係的，當然第一個考慮的就是佛教。因爲佛教在中國歷史上，與人民生活上，已經有了不可分割的骨肉關係，能在世界發揚，又能光大中國傳統文化的，除了中國的道、儒兩家，那當然就是佛教了。而在佛教書籍中，目前所缺的，又爲大家所需要，對學術界、教界，都能起點積極意義的，最好就是將近數十年來，中國學者們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加以搜集，分類編纂出來。那不僅證明了這一代中國人的成績，也保存了這一代中國人在這方面的心血。這便是我第一點想到要編纂這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的動機。

其次，則是從學術盛衰的觀點出發，中國佛教，自東漢傳入之後，經魏晉南北朝數百年間的傳播與翻譯，至隋唐已成一統天下的文化局面，其思想之盛，人材之夥，已無任何一家可以企及，而佛教本身亦因中國之文化土壤，肥沃厚植，成長得比母體的印度尤葱翠茂盛，亦可說，佛教無中國之土壤，即難以成就如後世之雄偉，傳播世界之多彩多姿，如天台、華嚴、禪、淨土諸宗，莫不因中國人之智慧，始開花結果，繁殖新生，然而自十八世紀以後，此一門足以邀傲於世界的大乘顯學，却轉盛爲衰，轉強爲弱，漸漸走向了下坡，自十九世紀中葉，更因清季之腐化，政治之浮窳，國家之動亂，益發影响教運，一蹶不振，爾後在思想之發揮上，學術之探討上，更無法追蹤鄰國之日本，今日之歐美。祇是在傳統之信仰，口號之宣傳上，尤表示其堂皇之正統，大乘之發祥，仍自視其爲領導群鄰之佛法大國。而事實上亦只剩下空洞的信仰軀殼（形式），已無實際之內容了。然而近代中國人亦並非對此毫無自覺之心，毫無留戀與掙扎發揚之意，只是掙扎發揚在整個大時代中，被動盪與不安的波浪掩蓋了它的振作。在

最近三十年來，雖然國家分裂，維護傳統文化的國民政府所在地——台灣，已超出了過去數十年的時空，各方都在進步中，佛教的信仰，亦遍及了台灣每個角落，然而，高深一面的研究，却依然停頓在已往的時日中，一如三十八年前的大陸，甚至還有不如當日的地步，我們爲了鼓勵此一代復興文化的基本地的急起直追，直接承擔卅八年前大陸的學統，和承繼此一傳統於不墜，而不得不將此一代自民國成立以來的佛教研究者的心血，彙成一統，突出過去的掩蓋，讓世人知道這數十年來的研究者，仍在默默進行，繼續發揚，尤其在此時的復興文化基地尙能保存，更需要編出這樣一套叢書，留待後人重復光輝。亦即是說，如果我們在今天不留下此一代佛學研究者一點心血，則未來若干年後，整個民國一代，佛教的史頁，便成了一片空白。基於此，我乃不惜東尋西覓，搜遍台、日、港各大學圖書館及若干私人收藏機構，始得如此一套叢書的資料。雖然不算完善，但在限於時空和人力之下，已盡了最大的努力，希望爲此一代國人，留下一部可觀的文獻。

再次，從國際學界對佛學研究的熱潮而言，我們亦應在此時提供一些國人的成果，儘管在國內的學術界，對佛教的研究仍是一片冷漠，然而數十年來斷斷續續的個人探討心得，亦仍值得提供，至少不是完全拋棄了佛教學術的工作，在某些成名的學者中，和佛教僧侶的本身，亦仍有若干有遠見者，在這方面花過一些心血。祇是這些心血散落在各書籍、報章學刊中，未經人整理，而不知其可貴而已，我今天既然已從事此一專業之研究，在國際學界上，又常遇外籍友人探詢國人之研究情況，則何不將此散落者整理，對自己的同胞、學友，對國際的志同道合者，不是兩稱方便，而又多少爲此時的國家榮譽，爭一些光輝嗎？且加上國內近十數年來，各大專佛學社團的相繼成立，青年學子需要入門與參考書籍者更殷，則此套叢書之出，不僅適應了大家之需，更可促其有進一步之發展，在此等原因下，於是乃毅然決定了編纂這套叢書。這便是何以要編纂這麼一套叢書的動機，及其來龍去脈，然而當此決定之後，我所遭遇的困境和艱難，也就無法一一形容，但爲了讓讀者們和關心的朋友們，畧爲知其梗概，也就不妨在此簡單一述，同時也作爲報告本書出版的經過情形。（未完）

正字大藏經就是正字續藏經的正編自推出預約發售  
承海內外諸山長老各界學者建議茲正名爲

# 正止藏經

## 預約發售

正字正藏自刊印八十年來，我國第一次公開發行，計收集唐、宋、元、明、清，歷代先賢大德精心撰述著作一六二二部都七萬多頁，與正續藏合配法寶完整，選最佳版本世所公認，皇皇巨帙，供養研究莊嚴大方，請經勝於儲蓄，弘揚文化善導人心各學術機構大專院校寺廟道場賢明人士宜各備有，已在付印，爲優待訂戶，特採低價預約，印數有限訂購請早樣張函索即寄。

①二十開米色高級印書紙精印精裝計七〇巨冊

②預約自即日起至六十九年二月廿八日止

③出書自民國六十九年二月一日起至六月卅日全部出齊分次寄發

④定價新台幣三萬六千元（美金一千元）

⑤預約一次付款新台幣二萬元分期付款二萬一千六百元每月付三千六百元正

⑥國外預約美金六百元另加郵資互惠地區美金八十元歐美地區美金一百一十元

# 新文豐出版公司謹啓

地址：台北市雙園街九十六號 台北郵政三六四三信箱  
門市部：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廿號南門大廈八樓  
電話：3060757, 3818624, 3415293-4, 3064629  
郵政劃撥：100四四二號